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六）

第叁柒柒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清血追毒

丸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淋濁楊梅疔瘡服丸立止痛苦全愈迅速永不再發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仿單照服勿誤

都成市售處總寄街 祠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老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街同人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五月十二日夜 **滿江紅**

大光明 五月十二日演 **紅淚影**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羊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朝埸 馬袁路會 報失熱河 遮逼王開 良斬湯 罵機跳學 蝶跳舞和 胡托國出 洋上路 本過關 全擔 良花先賤 文壘街 哭屍捐款 鄧兩軍大戰 成部新鬪經河劉

曾鑄成 專治 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笑笑笑 姨太太外 史真正妙 買來瞧 哈哈笑 笑得雙 是跳 笑得眼淚吊 又滑稽 又熱鬧 又香鹽 又不悄 有官場 有鄉者 和倘與齊道 黑幕一瞧 會瞧老搞 部叫了笑 了叫七了跳 呼妙七七 連 每部四角 本報寄售 外縣郵費代加 仙

煙 煙禍 煙禍好 煙禍記純 [illegible]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天下大變

賢賢

這些年來，旗袍的變遷，雖說不上「瞬息萬變」，可是高領，低領，方領，圓領，硬領，軟領，就以衣領而論，已够得上說三日一小變，五日一大變，其餘如襟，袖，滾邊，開叉，無一不在那裡不絕地轉變，除非瞪大了眼珠子，跟着轉變的趨勢，亦步亦趨的轉變，否則是不免於落伍。

因了婦女旗袍的變遷，我覺得在這時代，做人眞是不易，因爲我們的環境，也像旗袍式樣般的在不絕地轉變，爲了要適應環境，而犧牲了個性，但是才使改造成功的個性，適應着環境時候，環境已又很巧妙地轉變了，看了將把時代抓住，時代又殘忍地掉頭不顧了。

教育也是如此，大學制與專科制，三三制與二四制，預科制與高中制，學年制與學分制，某一種制度，從東西洋輸入了不上一年，試辦得還未見成効，第二種學制，已又輸進來，而且其理論比第一種好，自然，不甘落伍，又把第二種試辦一下，但是方才着手，更好的第三種，又在那裏向你招呼。

因此人情風俗，也一息不停的變着。由重視貞操，建造牌坊，而提倡婚嫁自由，孀婦不該守節，而再轉變到社會上無地位的棄婦與孀婦，不容易找到對手，因爲棄婦與孀婦，已不是處女，抽，烟，在從前是一個淵綽的場面，接着，大家以爲抽大烟是下流的勾當，墜落的行動，可是，近來呢，不登場作戲，抽幾口大烟，又算不上是一位高等人了，婚姻問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一變爲自由結合，再由自由結合，如轉變爲「經××先生之介紹，得雙方家長之同意」，近來又轉變到了「我倆」如何如何了。

談新生活

談新生活，做新生活運動的倡導者。否則是洋化生活，高貴生活，亡國滅種的生活，吾覺得最近各省政府確有一些朝氣，如魯韓的勵行樸儉，力戒侈靡，自官吏以至人民，都能服用國貨服裝，蘇省政府，湘省政府，也是勵行布衣運動，訂爲規約，相率力行，昨據報載湘省政府爲實行新生活起見，自四月一日起，全體職員，一律改用國貨制服，並自紋稀女子妖冶服裝的辦法，這種消息，都是在新生活運動下所表見的，我國貨界於欣幸之餘，還要希望中央各地政府以及各地人民，於服裝以外，同時還須注意於其他食用上一切物品，好好請客，爲什麼要用東洋魚翅，外國香烟，好好吃酒，爲什麼要飲外國白蘭地，威士忌，乃至一個面盆，一塊肥皂，一匣火柴，一瓶雪花，爲什麼要用來路貨？寫的紙張，用的筆墨，爲什麼要用舶來品，這不但是虛榮的習慣，相關的脾氣，其實也是懶惰苟安，沒有朝氣的精神改革的毅力，這種人大半都是和外國人往來太多，中毒太深，暮氣太甚，不知不覺間，做了國貨界的罪人，希望大家來注意和矯正這種惡習慣，壞脾氣，纔可以稱得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與國貨

最近全國倡導新生活運動，這是民族復興的一線生機，很值得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最大目標，是簡單生活，是儉樸風氣，是破除靡侈，排斥浪漫，尤貴乎人人以身作則，自我服用國貨做起，自我做起，惟能服用國貨的，纔配

新生活運動法語

笑俗 敬錄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錦舞台 新打判官

「楊劍編」

休息一日把眼睜，銀元用了三四千，光陰易過如射箭，屈指一算好幾年，胖子出了許多案，都是我把卷來翻，司法書記無才幹，只想在衙拿銀元，做些事兒不顧臉，不怕別人罵祖先，這樣都想把事幹，也是胖子把他寬，今日我在衙廂轉，未見三人在那邊，轉身忙把孟林喊，（幫腔）判爺因何未回還，（孟林上唱）一見太太拿禮見，部下官話聽心間，判爺去把公園轉，遇着一位司令官，他們會面把話談，邀約判爺去會餐，（花旦介）在那個地方，有些甚麼人，你可知道，（孟林接唱）聽說他們回公館，看見兩個，（花旦起身驚介）兩個甚麼，是男是女，（文）（未完）

世界珍聞

不生子起訴

匈牙利人能克司，與妻結婚後，經過十餘年，祗生了二女，熊氏很想得一個兒子，常對其妻說道，「假使你再不生一個兒子，那我就要脫離家庭關係了。」一妻因其所請，認爲無理，發生衝突，屢次懷恨而出，其妻訴請泰彼司德法庭，法官判決道：「在這經濟艱難的時代，不應當多產兒女，就是已生的二女，已覺得不容易養育了，且生男生女，不能專怪女人。」熊氏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審判是先命法醫檢查那夫妻二人的精卵，結果認其妻稍有缺點，但是仍舊判戒熊氏安心，言婦於好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127）

第二十六回 逛馬路舊歡逢意外 吃宵夜故友來纏前

他今身充買辦，心願充償，倒要去賀賀他哩。一壁想，一壁循途而前，逕抵久益百貨公司，乘電梯上陞，那買辦室在第五層，電梯却每層要停留的，及至第二層，一個花信年華的絕色女子，亢立在那裏，見電梯門啓處，移步而入，却巧和小谷打個照面，小谷覺得似曾相識，因見她珠光寶氣，服飾奢華，好似貴婦人，一時出想不出從何處會過，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多得很，故爾不敢招呼，彼姝目不轉睛的注視了小谷合笑問道，先生府上可是杭州，小谷頷首答道，是的，彼姝要得了小谷的口音，便瓠犀半露的說道，莊先生多年不見竟覿面不相識了，小谷聽她是吳儂軟語，始恍然大悟道，你莫不是素貞嗎，彼姝點頭答道，是啊，怎麼你會相見不相識的呢，此刻你是買東西呢，還是找朋友，小谷道，訪友，言下，電梯已抵第四層，素貞問道，可能抽閒和你立談片刻，小谷應道，可以可以，客地相逢舊好，豈可遽爾分手，說着

。一同走到首飾部的客座上，並肩坐下，看官們，你道彼姝是誰，原來是三年前張豔幟於拱橋畔的妓女，姓馬名素貞，小谷却是她的點大蠟燭恩客，素貞本願委身相事，只因小谷大婦不允，好事難諧，後來素貞即被某軍官量珠聘去，就此和小谷蕭郎陌路，約摸有二年多不見面咧，當下小谷問道，你是下嫁吳師長了，他的宅子是在杭州，可是到上海來遊玩嗎，素貞很懊喪似的答道，你要問我的遭際，眞是一言難盡，當我初嫁時原住在杭州的，不料家有河東獅，飽受了一年多磨難，後來他又因政潮牽連，中央下令通緝，便和我逃匿上海法租界，又因風聲緊急，他竟拋撇了我逃往日本去了，至今杳無音信，也不知他在日本什麼地方，這也是我的紅顏薄命，有誰憐惜我呢，你來滬幾日了，就擱在那裏，小谷答道，今日纔來，住在近西四十二號湯閣，素貞道，這時我有女友守在下面，不便和你長談，後日我到近西來找你吧，你總有幾天耽擱哪，小谷道，好啊，這時我也有些俗事，說罷，兩人分手，素貞購物回家，暫無書說，那小谷乘電梯來至買辦室，姚桐笙正坐在沙發中看報，小谷闖然而入，滿面春風的說道，桐生兄久違了，桐生慌忙丟了報紙，走立讓坐道，小谷兄幾時來滬，諒必到過舍間，失迎失迎，小谷答道，今晨九時到此，到府拜訪，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
1、沒有畫押掯字費
2、沒有秘押出火費
3、沒有代書契紙費
4、并替賣方延請地鄰街正
5、并有律師爲公證人
6、測圖詳細經界正確

行址：南新街

川報社社長劉熙泉啓事

熙泉此次奉派爲川報社社長，已於一日前由[illegible]返省主持一切，刻正積極籌備，期於最近數日內復刊，所有以前訂戶及未刊載滿期之廣告，均於復刊時繼續分別補足，特此鄭重申明，此啓

感謝 訪一子先生

湖廣館街

命理精明，斷事如神，余因解甲數年，久[illegible]波拆，百謀失敗，金融困難萬狀，承蒙友人介紹，特請先生指示迷津，決疑南北，先生[illegible]過事事猶如見，[illegible]來[illegible]多佳[illegible]解交[illegible]生[illegible]美[illegible]勃發，偏財[illegible]上有成[illegible]云[illegible]亨紅[illegible]正，東昇偏財本月旺，爲多[illegible]心同家尋思良久，試買[illegible]限分五，森不料[illegible]中頭獎[illegible]文，[illegible]謀[illegible]成[illegible]酬[illegible]，登報宣揚感謝人不言謝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余王氏聲明啓事

余王氏所撫族子方啓，因不[illegible]納東氏郎爲[illegible]，鴻旅成等於民十九將此子分居，自居後此子郎飄流他鄉，不知存亡，突於去冬歸來，所行所爲，與前尤甚，[illegible]氏親友不明眞[illegible]此子以後[illegible]報鄭聲明，[illegible]借貸[illegible]如在外[illegible]行爲，概不[illegible]不法[illegible]，與氏相涉，特此啓

廣東白濁靈根丸

特效出品，五淋白濁，曾能治三日止濁，七日斷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每瓶實價大洋[illegible]角，府街生生藥房總售，[illegible]藥[illegible]代售

越巂縣長兼防撃司令官應銘政績

越巂[illegible]幅員遼闊，縣府政令，鞭長莫及，人民受土霸之侵蝕，佐者壓迫者，不知凡幾，如氏弟媳李蕎氏以分產[illegible]明誣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illegible]縣佐聽牛面之詞，氏遭不白，不得已赴縣上控，經縣府官長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行賄官，以縣長斥責，[illegible]人秉公處理，氏始得[illegible]罪反文，官[illegible]其錢，其官縣長之[illegible]，氏身家其恩，無[illegible]以報，端聊表[illegible]事略[illegible]登謝

李韓氏 李張氏 謹啓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王師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遵擒甄隱班師 三[illegible]闖[illegible]徐[illegible]進京

大聲稟道，「杭州都度使馬桐萱，拜烏國丞相鄭四十八夷國軍師白巧爾，跪迎大人」，甄隱坐在轎中，吩咐免禮，侍衛同身合吼道，「大人吩咐免禮，」兩人聞言，叩頭站身起來，已見大轎落平，甄大人緩步下轎，坐在將臺的金交椅上，兩大鼻盧霸林上前打參，站在側旁，五般將軍，俱站立身後，兩大人即命人前頭，甄大人急叫免禮，命人看座，兩大人看見這樣威風，嚇得冷汗直流，連忙稟道，大大使虎威在此，卑職不敢安坐，話聲未完，只聽侍衛喝道，大人賜坐便坐，兩人吃了一驚，急告罪坐下，甄大人便問杭州軍務處，所造機器，共有幾種，被大安山破了幾種，還有未造成的，是甚麼機器，馬桐萱便將虎豹兵，火鴉飛山車，被破情形，略述一遍，現正趕造螺沉舟，尚未成功，並指着白巧爾道，所有各種機器，俱是白丞相發明的，說着即將魏朝賢兵敗，白巧爾飛杭求救的話，說了一番，懇求大使，迅速派隊救援，尚可挽回，否則三營被佔，賊兵更形猖獗了，甄隱聞言，默然不語，思索一會，即拔出令箭，向盧霸林道，將軍代領騎兵二萬，星夜馳前往，奪回唐軍右營，倘若獲勝，不可追趕，即就舊營屯兵，俟本使到時，再奪中左二營，不得有誤，盧霸林接過令箭，代領所部騎兵，如風馳電駛一般，前往救援去了，甄隱又問了一會軍情，略用茶點過後，即傳令起節，馬桐萱見領軍使，氣燄甚高，不敢大意，故親身護送，白巧爾亦同行回營，這夜宿營邸虎樹，離鴉頸嶺只三十里，[illegible]將昨日交戰之事，稟報一番，甄隱點頭，盧霸林才急步退下，只見中軍官稟道，魏軍師，楊大帥，黎大將軍迎接大人，及一般文武官員，跪接大人，甄隱吩咐道，請魏軍師，楊大帥，黎大將軍，少時在大營接旨聽訓，文武各官，一概免見，各自歸營辦事，中軍傳呼下去，大轎對直前行，馬桐萱白巧爾，早也下轎，魏朝賢見甄隱不停轎迴旋，好生羞愧，無奈[illegible]，又看上方寶劍，只恨自己兵敗，倘若獲勝，怎會如此，當即向楊際昌道，領軍使對我等甚覺無情，便去羞愧難堪，楊際昌道，甄大人叫我們在大營接旨，我們不必多議，趕緊到行轅侍候去罷，說着便同黎彥虎，飛馬而去，魏朝賢見狀，更是羞慚，只得上轎，趕到大營，但聽連珠砲響，營門旌旗飛舞，鐵騎環繞營外，頓覺壁壘一新，氣勢雄壯，不禁暗暗稱贊，趕急下轎，從軍遞過手本，侍衛傳達進去，中軍官出營迎接，請進糸轅讓坐，只見楊際昌黎彥虎，也在此間，與中軍官道寒暄，便現出有事，請軍師稍候，三時，三人聞言，俱爲[illegible]，不知是吉是凶，原來唐時領軍使的官職最大，因爲武將可做掛帥，文官可任軍師，這甄隱乃文武兼資，博學多能，又是隱逸之士，盧杷奉君神明，故特放領軍之職，意在凡軍隊之中，無論將帥，只要現在軍中者，概受其統領指揮，又恐諸將不服，特賜上方劍，以與便宜行事，因此之故，更爲威嚴，閒話表過不提，卻說三人，坐在帳中等候，未過午後，才見中軍進帳說道，領軍使請三位入內，說着領導前行，到了中軍寶帳，只見正中擺有香案，上供聖旨，三人急忙跪下，三呼九叩畢，早見甄隱走出，取下聖旨，捧着讀道，

哀情小說

情天葉補

（笑）續

汝若梗父命。爲不孝也。自今而後。吾不復預此事矣。時則春光已老。夏令初新。東山眷念碧珍。訂於星期日。一吐衷曲。如期而往。碧珍見而訝曰。兄何憂之深也。東山曰。珍姊何以知之。碧珍曰。兄眉峯深鎖。眼角含愁。非抑鬱而何。東山乃長吁。告以父命與李氏訂婚。力爭不得。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奈之何。碧珍曰。兄愛妹情深。不爲薄倖。妹亦慰矣。妹與兄之愛情。雖海可枯。石可爛。而此區區之心。必不可變。東山聞而喜曰。頃聆妹言。成且不朽。詩不云乎。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捲也。多情人。固應如是。言至此。始則碧珍返。情絲縈繫。綺襟纏綿。碧珍知姻事不成。意頗惆悵。背人嗟嘆。對影愴懷。煙柳凝顰。露桃含淚。母見而問曰。珍兒近來何憔悴殊甚。得毋病耶。

（未完）

談哭

子勳 續

試看哭的效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女子在哭的方法來對付男子，那眞妙得很，她的一哭能挫你的鉄石心腸，眼淚一滴幾將雄心寗碎。古今來多少英俊少年過過ㄚ淚的關呢！要兩抗日大會，主席能嘶聲高呼，繼而涕淚淋漓，這眞是愛國志士的表現，給大會生色不少。開追悼大會，有位密氏是香聲飲泣，乾呼聲聲，莊嚴靜肅，眞是在會中增了光，窮小子得到大人先生們的賜物，如能兩頰涕零，更露出誠領感激的意思。牧師勸人入教，要是眼淚盈盈地勸人悔罪，比你和顏悅色的來得有力量，還有許多人用哭來運用技術，得到很名譽的美名美稱。處如今的情況之下，在人生路徑上，多是煩惱與苦悶，雖有時也勉強的裂齒微笑，究竟是強離的，還不如跑入室中，乾乾脆脆地痛哭一陣，來得舒服些！有的朋友說，「如遇什麼傷心不如意的事的時候，要儘管盡量的去哭，並且也很有理由，如爲愛人不理，爲高等考試不錄，爲運動而落選，爲假造文憑不成功等，你絕對不客氣的去哭，要有人干涉你，盤問你時，你就拿很充足的理由回答，『傷心國難。』」

哎！哭的方法，技術，是哲學的啊？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三〇三） 箇儂

第八回 救劉雲馬青鋒贈金 寫訴狀龍寶山賣卜

然後告別回泊頭去了，馬青鋒在鴻賓旅館打了早尖，收拾包裹等物，別了掌櫃的，取路南行，一路曉行夜住，在路上行了許多俠義的事，因此行程頗有耽擱，那日行近淮安地面，在路上聽人傳說，新任淮安府，名喚龍寶山，從前做過歷城縣，現在係由北京調任到此，不日將到任，乃是個清官，賢名廉潔，頗有政聲，如果到任，地方上歹人，必然潛蹤，不敢再放肆，又有人說，本城惡霸暴武揚，如一但新官到任，不知暴武揚的威勢，能殼稍減不呢，馬青鋒一路聽見這種議論，也不曾注意，這日傍晚，前行至小伊山，過了這山，便離清江浦不遠，因此貪趕路程，向前行走，走不到十里路程，天色已漸漸黑將下來，馬青鋒心中一急，兩腿一夾，那馬雙足一起，如風馳電掣一般，向前奔去，只因自己只管縱馬向前奔馳，不曾留心四處，不料正走之間，行過一座樹林，猛然覺得一物，將自己一撞，頭皮生疼，只聽噯喲一聲，由上面落下一件物事來，馬青鋒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卻是個老家人模樣的人，倒在地下，仔細一瞧，只見他頸內繫着一根腰帶，一頭卻拴着根樹枝，這纔明白，方纔頭皮生疼，是撞在此人身上，咯喳的聲音，是樹枝斷折，噗咚聲響，是他跌下來的原故，心中一想，這老兒因何事過不得，卻要自盡呢，便跳下馬來，將馬拴在樹上，上前將那老家人模樣的人，胸口摸了一摸，尤自跳動，還有些溫暖，心中大喜，急將他頸內的腰帶解開，扶起那老兒，給他活動活動了血脈，又將手在他身上連捶帶敲的輕輕的拍了一陣，過了一會，那老兒歎了口氣，張開雙目，四面望了一望，手足活動，已幸生還，馬青鋒便低聲喚道，老爹，你因何在此上吊，莫非受了你主人的氣，或是被你自己的子女，給了你苦給你受，因此到這裏來上吊麼，那老兒望了馬青鋒一眼，歎了口氣道，眞來就是大爺救小老兒的麼，唉，你不必問，你管不了我這件事，還是不救我的好，說着流下淚來，拿了腰帶，又要尋死，馬青鋒上前攔住道，老爹，你爲何事要尋短見呢，說了出來，小可不才，或者能殼給你分憂，即或果眞無法想，你再尋死也不遲，你如不說，休要想死，因爲這樹林是我家的產業，你在這地面上上吊，豈不害我這地主，去打官司麼，那老兒被他攔阻，只得歎氣坐下，借着星月之光，將馬青鋒看了一遍，帶淚開言道，爺雖是有功名的人，但是這件事太大，腳路太粗，爺諒來也管不了，不如不說的好，馬青鋒道，老爹怎知我管不了呢，你且說了，如果眞管不得，再想別法，世間那有見死不救之理呢，那老兒被逼不過，只得說道，